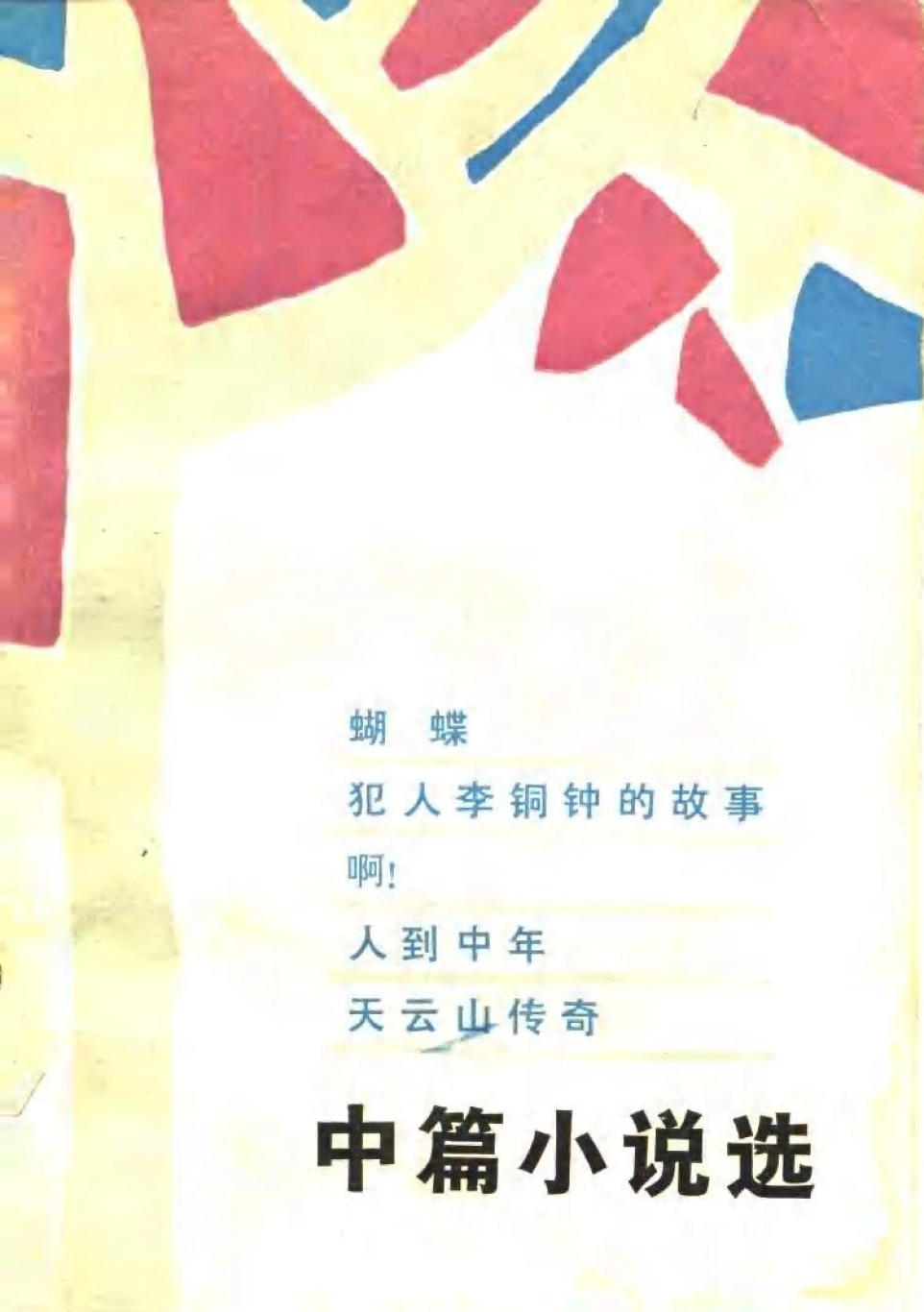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蝴 蝶

犯人李铜钟的故事

啊！

人到中年

天云山传奇

中篇小说选

封面设计：刘绍荟

中篇小说选

本社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13 字数：268,000
1980年10月第一版 198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1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818

定价：0.94元

目 录

天云山传奇 鲁彦周 (1)

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(97)

啊! 冯骥才 (152)

人到中年 湛 容 (237)

蝴蝶 王 蒙 (336)

天 云 山 传 奇

鲁彦周

引 子

心灵上的琴弦，一旦被拨动了，就难以停止它的颤动。

我没有想到，事隔二十年的今天，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已经担任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人，生命中的某一根琴弦忽然被拨响了。我更没有想到，这次触发，竟给我的生活，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。

一

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吃过晚饭，照例拿出从办公室带回的各种申诉材料，细细翻读。最近一个时期，因为中央有了实事求是、纠正错案、冤案的精神，这类申诉材料多得惊人。这对我这个到组织部还不到半年的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。我读着这些沉痛的文字，想到一些同

志的悲惨遭遇，心情总是感到异常沉重。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能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。但我这种心情在部里却遭到冷淡、窃笑。同志们把我这种心情看成是“不成熟的表现”，是“不熟悉组织工作的新手的急躁病”。而对我嘲笑得最凶的却是我的丈夫，分管组织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吴遥。他说我有点象刚到医院实习的学生，看到病人多就大惊小怪，一个有经验的大夫，是不会因为病人多就产生这种情绪的。

对这种嘲笑，我内心是反感的，我反唇相讥。我说，也可能正因为我是新手，我才没有学会你们那种麻木不仁的态度。但是，口头的辩论，并不能解决问题，我批的材料，还是被封锁在各人的写字台里。

这天晚上，我的情绪特别不好。外面正下着大雪，雪花无声地落在窗台上、玻璃上，从楼上望去，整个城市已经被白雪覆盖了。因为丈夫到南方养病，女儿又出去复习功课去了，我也就没给屋子生火，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显得特别冷。我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想起办公室里一些人对问题的冷漠态度，又从他们身上，想到我的丈夫。那些人都是我的丈夫一手培养起来的，他们对我的调来，似乎很明白内幕，我不过是我丈夫放在组织部的一个工具，我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，关键还是要看吴遥书记的态度。每当我一想到这里，心里就感到堵得慌。

正当我对着卷宗发愣的时候，有人敲了一下门，我应了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只见一个黑影子站在走道上，正在扑打着身上的雪花。

我急忙问了声：“谁呀？请进来！”

很快，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。这姑娘叫周瑜贞，是我们地区规划小组的一个技术干部。她今年还不到三十岁，用她自己常用的口头禅来说，是“受了洗礼的一代人”。她是中央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儿，是不久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。我丈夫吴遥曾是她父亲的下级，我去世的父亲也认识她的父亲，所以她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，来往象自己家一样。她虽是学技术的，可是却喜欢议论政治。而议论起来又尖锐泼辣、毫无顾忌，有时，把人们都回避的一些问题，也会一下子赤裸裸地端出来，常常弄得对方张口结舌，只好设法岔开她的话题。她对吴遥和我们的工作，也经常挖苦、嘲笑，说我们是“离了本本就是瞎子”，是“冰库里的鱼，又冷又看不见天。”她连我们那空得可怜的书架，也不放过。她非常奇怪，我们的精神食粮那么少，又那么单调，怎么又能自以为高人一等，决定别人的命运？总之，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姑娘。

我丈夫吴遥，开始对她是非常热情的，后来，渐渐不喜欢她了，说她自由主义气味太浓，有一种危险的倾向，只是因为她父亲的地位关系，他才在表面上照旧热情地接待她。可我倒是对她很有好感，我喜欢她的坦率，我从她身上，有时也能看到我过去的影子。加上，我和吴遥在一起，并没有多少话好谈，我们生活得很单调、很枯燥。我们的家庭气氛就象这所房子一样，很大，很空，有时还很冷。一种寂寞苍凉的感觉，常常向我袭来，这时，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象周瑜贞这样的人同我一起，无拘无束地谈谈天。

今天，我也正处在这种情绪之中，所以看到她来了，我

很高兴。我帮她脱掉了大衣，让她坐到沙发上。可她呢，跟往常不一样。以前她来了向沙发上一靠，红扑扑的脸上，总有一种嘲讽的笑容，很快，她就会找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题目，发表起尖刻的议论来。可今天，她很不同，她在沙发上没坐几秒钟，又跳了起来，她嚷了一句：“这屋子好冷！”又把大衣披上，在房里来回走了几步，转过身，睁着两只大眼，好象第一次看到我似的，上下打量起我来。

我被她这种神情，弄得莫名其妙，我说：“你怎么啦，干吗这么看我？”

她异样地一笑，摇了摇头。

我更加奇怪了，我问她：“你碰到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最近出了一趟差，”她说，这才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她给自己倒了杯水，捧在手上，又坐回到沙发上来补了句：“我是到天云山去的！”

“啊，你到天云山去了？”我惊讶地问：“那里现在怎样了？”

“一言难尽！”她把我也拉到沙发上，又一次瞅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从前不是去过那里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我是去过天云山，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她怎么知道我去过的？她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她，便神秘地一笑，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次我去天云山，碰到一个怪人，他还有一个也很怪的妻子。”

“什么怪人？”

“我很难分析他。”她说：“也许是个英雄，也许是个叛逆者，或者象你们常用的那个词：屡教不改的什么分子，这得看各人怎么看。”

“哪能这么说？”我说：“是非总有个标准！一个人也总有他的主要方面。”

“标准？”她冷笑了一声：“究竟什么是标准？你这个组织部长倒给我说说看？四人帮有四人帮的标准，你们有你们的标准。而我呢，我也有我的标准。”

“啊？这么说你和我还有不同的标准？”我笑起来了：“这倒是头回听你说。”

“当然不同！”她提高了嗓门，两条秀丽的眉毛也扬起来了：“恨四人帮，反对四人帮的标准，我们可能是相同的，但在别的方面就很难讲了。”

“你讲具体一点嘛！”

“我一具体，你可能又要害怕了。比如说，这十年主要危害是四人帮，那么再往前推，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？反对了四人帮，固然是英雄。在四人帮出现以前，反对了不良倾向，算不算是英雄呢？再具体一点吧，他反对的不仅是一般不良倾向，而且涉及到当时错误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你敢不敢在政治上肯定他呢？”

她说到这里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，我因为她讲题目相当大，沉吟了片刻，没有回答。她见我这副样子，胜利地笑了：“我说嘛！你不敢回答了吧！”

“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！”我不服气地说：“我不过是在考虑，你讲的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按我的标准，”她说，忽然站了起来：“他当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可爱的人！”

“原来你是碰到了你理想中的英雄了！”我嘲笑地说。

“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。”她皱了皱眉，顺手在花盆里摘了朵腊梅，放在鼻子上嗅着，两眼望着窗外的仍旧在大片大片飘落的雪花。我很惊奇，她怎么忽然不讲话了。我站起身来，走到她的身边。我问：

“你怎么啦，小周，为什么不吱声了？”

“我在想那个怪人，”她毫不遮掩地说。

“哦！他是很年轻的人吗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说，把一只手加到她的肩上。

“他不年轻了！”她苦笑了一下，“他也没有什么工作。他和我也不是同时代的人。我是在想，他的同时代的人，为什么会那么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他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？我应该从他的遭遇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，又该怎样从他的生活里吸取我应该学习的东西！”

她这么一说，我更感到惊奇了。她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人，这个人为什么竟值得她如此为之感叹、赞佩？我着急地问：“你到底碰到了谁呀？”

“是一件很偶然的事。”她说：“你想听听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！我就给你讲讲吧！”她把我拉回到沙发上，我们两人坐在一起。

她开始讲了起来——

二

“我这次不是到天云山区去了吗？”她说：“说起天云

山，你也是很熟悉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熟悉天云山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“反正我知道呗！”她狡黠地眨眨眼说：“我求你别打断我，等我讲完了，你再提问。”

“好吧，你说。”

“我到天云山的任务，是为我们规划小组，找二十年前的关于天云山的规划书，这是省里急等着要的。这份规划书，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制订出来，二十年后又去找它？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自己也笑了，“你看，我自己倒提问起来了，不问这个吧！”

“那天我下了火车，没买到公共汽车的票，一个热情的同路人，看我着急，自告奋勇要去给我想办法。我在马路上等着他，过了一会，他来了，说是有辆运货的马车要回天云镇，他已和赶马车的讲好了，可以带我去。”

“我跟着这位热心人，找到了那辆马车。”

“马车的一切已经准备停当了，车前坐着一位正在低头整理什么的车把式，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女学生，她用雪亮的眼睛盯了我一眼，要我爬到那麻袋上，那里已经给我准备了能坐能靠的地方。”

“那女学生俯身和赶马车的说了句什么，赶马车的点点头，也许看了我一下，也许没看，我也没注意。我把自己弄得舒服些，靠在上面。等我谢了那位热心人，车把式便扬起鞭子，马车向前滚动了，马铃声和蹄声，有节奏地响了起来。”

“这天天气很晴朗，只有几片白云浮在天际，中午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。我斜靠在马车的麻袋上，望着路上来来

往往的老乡，望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天云山，不禁神思飞驰，在有节奏的车轮滚动声里，沉入到所谓幻想境界去了。

“我想象着天云山当年闹革命的情景，想象着当年来开发天云山区的年轻人们，我又望着那远处山岭上的古城堡遗址，想象着中国的悠久的历史。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那个古城堡？”我被她的讲述，带到我当年生活过、工作过的地方，不自觉地又问起她来。

“我在出发以前，就跟人交谈过，在车上，我也跟人谈过天云山。”周瑜贞瞥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也看过天云山志，我知道那古城堡的历史，啊哟，你看，你又把我的话打断了！”

我没有吱声，只用眼色示意她再讲下去。我心里忽然隐隐感到一阵不安，我莫名其妙地意识到，这个姑娘大雪天跑来跟我讲这些，可能和我的某一段生活有关吧。

“正在我沉思的时候，”她接着说：“车前面两人的谈话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发现那位年轻的女学生和那位赶马车的，好象有一种特殊的关系，我靠在车上有意无意地听着他俩一直非常亲密地低声谈话。这时，我听见赶车的哈哈大笑，他笑得非常爽朗天真。他对那姑娘说，‘小凌云，你也染上了这个时髦的毛病了，讽刺、挖苦、嘲弄我们生活中的某些现象，用一些最尖刻的言语，来表示自己的最新见解，这些都是很容易的，可是这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！’那个被叫做小凌云的姑娘难为情地一笑说，‘话是这么说，可一看到一些事，心里就憋不住！’赶车的摇着头说：‘憋不住就严肃地斗争嘛！就从自身先做起嘛！就把劲头用到刻

苦学习、努力工作上去嘛！’那姑娘咳了一声说，‘叔叔，有几个能象你呀！’赶车的又笑了：‘我算个什么，我只不过不喜欢垂头丧气，相信真理一定能战胜谬误罢了！’那姑娘把头向赶马车的肩上一靠，亲热地说：‘你这个怪叔叔啊！’

“我听着这两人的谈话，越听越感到惊奇，一个赶马车的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？它既不是劳动人民的语言，也不象一个车把式的思想。

“我不由欠起身，歪头打量起这个车把式。这个人，年纪可能在四十到五十中间，他身上披了件破军大衣，那种大衣还是五十年代实行军衔制的产物，已经象是麻包布了。他头上戴了顶天云山区农民常戴的套头帽，一直压到两条漆黑的眉毛边上。他的脸从侧面看过去，轮廓特别分明，眼睛鼻子和脸型，使我想起我看过的一个希腊雕象。我越看越觉得这个车把式有点怪，我很后悔我上车时没有仔细注意他。

“这时，马车已经走到峡谷中了。这是通向天云山区的有名的大峡谷，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古城堡，就是从这个峡谷通去的。这个古城堡据说是明朝的一个大官僚地主为了防止农民起义修的，清朝时的地主，为了防太平天国的革命军又重新加固过。它现在还虎视眈眈，高踞于峡谷之上，仿佛还要继续封锁着天云山区。

“我无心思索这古城堡的过去和未来，我很想找个借口和这位车把式攀谈攀谈，可是，他和那个姑娘一进入峡谷，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，他俩紧紧靠在一起，望着前面什么地方，仿佛不知道还有我这个人存在。我只能暗暗地观察他

们，却找不到机会询问他的情况。

“马车快要驶出谷口的时候，这位车把式忽然朝马吆喝了一声，让马车停了下来。他先跳下车，那个年轻姑娘也跟着跳下去了，车把式回头朝我招呼了一声说：‘对不起，请你等一下，我们去去就来’。

“这正是攀谈的好机会，我忙陪笑说：‘你们要去很久吗？’

“‘不！’他说：‘一会就回来’。

“‘我能跟你们一道吗？’

“‘不！’他又是一个不，不过这回口气挺温和的，‘我们是去看一个亲人。’

“‘啊！’

“‘今天是冬至节。’他解释了一句：‘我们是看亲人坟墓去的。’

“原来他们是去看坟墓的。我望着他们走进松林里，望着他那高大的时隐时现的身影，一种神秘的感觉强烈地刺激着我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，他们现在又是去看什么人的坟呢？

“因为等待，感到很寂寞，山风从峡谷里吹过来，吹得我直打寒噤。我无聊地跺着脚，无目的的朝峡谷里望着，这才发现，峡谷最狭处，还有一个没有修成的水库坝址，乱石、泥沙、水泥块，到处都是，一股不小的水流，发出轰然的鸣声。

“一小时以后，他俩从松林里下来了，后面还跟着几位老乡。我不知道这些老乡是哪来的，也许他们就住在松林里吧！那几位老乡和我们的车把式关系好象极为密切。他们在

一起做着手势讨论着什么。到了近处，我才听清一位老乡说：

“‘你说得对！今年冬天，我们就要这样干了！公社大队不同意，我们也要做，一定要改田还林了。’

“‘你们拿着政策条文跟他们说。’我们的车把式继续给他们出点子：‘有的人，就迷信小本本，你们就用小本本跟他们辩。他们总是把群众的觉悟估计过低，他们可能以为你们还不知道现在的政策呢！’

“在车把式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有一位老乡忽然把一口袋东西交给我，又低低对我说：‘同志，请你把这收好，等到了天云镇，你把这个给他！现在你千万别说。’

“‘你为什么不当面给他？’我奇怪地问。

“‘他不会收的，他爱人有病，生活很难。可他又从不要人的东西，这是我们送给他爱人的。你快放好。’

“他也转身和马车夫谈心去了！

“我们又耽搁了半个小时，这才和老乡们告别走了。走了很远，我回头还看见老乡们站在那里。

“这情形更使我感到迷惑，也使我断定：这位车把式决不是一般的车把式，他和老乡间那种感情就不是一般的！我又望着坐在车前的他，这时，那小姑娘正靠在他的肩上，他们又在讨论着什么。我听见那姑娘说：‘我……我一看到爸爸的坟墓，我就想哭。我不光是哭爸爸，我是哭你！好叔叔，他们对你太不公平了。’那车把式摇摇头说：‘个人遭遇算不了什么。问题是在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人民，再也经不起挫折了。’讲到这，他忽然回头望了我一眼，我装作看山景，

他又回过头去和那姑娘讲起来，不过，这回声音小了，我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什么‘为什么会出现四人帮，中国的历史包袱不轻……历史根源，社会根源……青年人的责任……’

“他显然是在回避我，这使我有气恼，同时也使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他的来历摸清楚。”

周瑜贞讲到这里，喝了口水，我也早已忘掉我手中的毛线了，我非常想问她，这个赶马车的叫什么名字，可有种无形的东西阻止住我。我愣愣地靠在那里，等待着她的下文。

周瑜贞放下杯子，也沉默了一会。外面的风声凄厉地响着。我抬起头，无意中看到墙上挂着我和吴遥的结婚照片，吴遥那微微眯着的眼睛，望着我在笑。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了。

“这大雪天，他们现在怎样了？”周瑜贞忽然轻轻地说。

“谁？”我惊醒过来。

“那个车把式啊！”

“啊！你怎么不往下说了？”

“好！我往下说！”她笑了笑，接着说：“下午五点钟左右，我们到了天云镇，这就是当年设过特区，后来又撤销了的地方。”

“天云镇现在还热闹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不想形容它，因为我不知道它过去，也许它比当年要好些，但我总感到它还是简陋得可怜。那天，我们先到了镇上的供销社门口，这辆马车是给供销社拉货的，马车停下后，那位车把式才招呼我说：‘同志，已经到了！镇革委就

在那边。’

“我提起旅行包，跳下了车，把老乡给他的口袋给了他，他接过口袋，叹息了一声，又把它放在车上。我望着他，可他头也不抬，和那小姑娘忙着解那些绳子，这时他又变成道地的普通的赶马车的了。

“我迟疑了片刻，没有走。他抬头看看我，很奇怪我为什么还站在那里。我忙说：‘我还没谢谢你哪！同志，你贵姓？’

“‘我姓罗，叫罗赶车！’

“‘罗赶车？’我反问他：‘这不是你的真名字。’

“‘这个名字不好吗？’他说，笑了起来。

“我第一次正面看见他笑。他一笑，脸上就出现了一种特别纯真的表情。他那浓眉下的眼睛里，也蕴蓄着我很少见过的深沉而又善良的光采，使人一见就感到他有一种很动人的魅力。我再次断定，他不是个普通的赶车人。我想再问，可他已经扛起一个沉重的麻包，迈步向供销社走去。

“我走了两步，又忍不住回头看看。只见他正在吃力地走上台阶，他那压在麻包下面的高大身躯躬了下来，他那破大衣的下摆抖动着，他那套着一双破长筒皮靴的脚和腿，也在颤抖，发出一种吱吱的声音。我赶紧回过头来，一种酸楚的滋味，突然袭上我的心头。我想找那叫小凌云的姑娘问问，可她也扛了件小包，跟在他后面进去了。

“我只得更快地离开了，但他的影子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。我在想，他是不是被整的干部？前两年在四人帮横行时期，干部赶马车，那也是很普通的事。可现在已经是一九七

八年的冬天了，一般说，受四人帮迫害的人，绝大多数早已恢复工作了，即使没有工作，也不至于还在赶马车、扛麻包。那么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，居然有这种谈吐，有那种特别的风度呢？

“到了镇革委会，我先把我的来意说明了。镇革委会一个干部，看了我的介绍信，听了我的说明，连连摇起头来。他告诉我，当年天云山特区党委的材料，一部分在五九年撤销建制时运走了，还有一部分存在这里，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给烧光了，现在哪能找到什么当年的规划书？不过，他也给了我一个安慰，答应找找线索。

“这样，我就在一个小旅社里住下来了。

“天云镇的傍晚，还是比较热闹的。广播喇叭正在播送着关于落实政策的新闻，小厂矿的工人和周围的农民在街上来来往往匆匆走着，马车、拖拉机和人拉板车依旧川流不息，发出嘈杂的声响，这镇上的声响，似乎也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脉搏跳动。

“我洗了脸，孤独地坐在小木楼的走廊上，望着街道上渐渐稀少了的车辆行人，无意中又看见了我乘坐的那辆马车驶了过来。那个车把式裹着破大衣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蜷缩在空了的车上，神情专注地看着书。那个小姑娘可能过于辛苦，趴在车沿上睡着了。没有人管的马，慢慢地朝前走着，它的蹄子敲在石板路上，发出了单调的得得声。

“我又一次出神地望着他，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又重新向我袭来。这时，正好有一位服务员走过，我连忙指着马车问她：‘那个赶马车的是什么人？’